

錢子泉著

文史通義解題及其讀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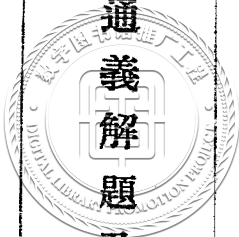
童伯章署為

601.3
929

錢基博著

指導書 文史通義解題及其讀法

上海中山書局印行



讀書指導
文史通義解題及其讀法

無錫錢基博述

中國之書，總以四部，四部之學，經史爲大！特是經名學而史不聞。浦起龍史通通釋叙曰六經之名始見莊列書史名尤古見於書論語自漢止立經博士而史不置師向歆七略不著類至唐千年人爲體例論罕適歸而史之失曉有書而學罕述。三五之代，書有典墳，悠哉邈矣，不可得而詳！古往今來，質文遞變；諸史之作，不恆厥體；然戰筆有人，而述學罔見！囊括大例，權而爲論，史之名學，斷自二家：唐有劉知幾。近推章學誠。劉知幾作史通；章學誠纂文史通義；千載相望，駢稱絕作！然而有不同者：劉知幾別出經生而自成史家。章學誠綜賅經學而貫以史例。劉氏之業專，而章氏之學大！其不同者一也。劉知幾

文史通義解題及其讀法

一

601.3
924

著書言史法。章學誠發凡籀史意。劉氏之裁斷有法，而章氏之議論入微！其不同者二也。劉知幾議館局纂修之制。章學誠明一家著述之法。劉氏之論備，而章氏之道尊！其不同者三也。

章氏家書二曰吾於史學蓋有天授

自信發凡起例多爲後世開山而人乃擬吾於劉知幾不知劉言史法吾言史意劉議館局纂修吾議一家著述截然兩途不相入也見章氏遺書卷九文史通義外編三

明乎章氏

之不同於劉氏，而後可與讀章氏之書！然孟子有言：「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僕纂茲篇，爰析四目：一曰論世，述章氏之生世也。二曰敘傳，知章氏之爲人也。三曰解題，正名以覈實也。四曰讀法，發凡而起例也。至讀法之章，經分四節：曰校本，明刊本之不同。曰析篇，辨衆篇之異趣。曰原學，明作者之有本。曰異議，竟羣言之流別。將以究義蘊，詔讀例。詞不必自我出，學庶以明一家！伯爾君子，尙覽觀焉！

論 夷考讓清一代學派，寔開自崑山顧炎武亭林。其後婺源有

世 江永慎修，休寧有戴震東原，歙有程瑤田易疇；而休寧戴

氏聲譽隆洽，最稱大師：由聲韻訓詁名物度數以反求之於諸經，一

洗宋元儒者膚受之陋；其所變易，灼然如晦之見明；其所彌縫奄然

如合符復析！三吳間則吳縣惠棟定字禪其家學，亦稱大師，衍崑山

顧氏之緒；與休寧戴氏同。然而有不同於戴氏者：惠氏之學，博聞

彊識，以信而好古爲揭幟；說者謂之純漢學。戴氏之學，『空諸依

傍，』以『實事求是』爲鵠的；戴氏東原文集與某書曰志存聞道必空所依傍漢儒訓詁有師承有時亦博會錢大昕潛研堂集

戴震傳曰實事求是求是不主一家說者謂之考證學。皖之有戴氏，猶吳之有惠棟。惠棟受

學於其父士奇；其弟子有同縣江聲艮庭余蕭客古農；而嘉定王鳴盛

西莊錢大昕辛楣，乃汲吳縣惠氏之流而別自成家。蓋吳縣顧漢儒治

經家法，而嘉定則以其漢學考證之法，旁及諸史也。夫嘉定出於吳學，而門戶較吳爲大，非吳學所得賅；猶之文家陽湖派衍自桐城，而附庸蔚爲太國，非桐城所得掩耳！戴震受學於江永，亦嘗執經問業於惠棟，則是皖者吳之旁出也。惟吳中惠氏世守古學，張皇補苴，而未知所入手！至戴震始謂有志聞道，當先從事於字義制度名物以通六經之語；考諸篆書由說文以覩古聖人制作本始；更念爾雅爲承學津筏，又殫心其書；遂爲後來治學者開一法門！實事求是不主一家；『有一字不準六書，一字解不通貫羣經；卽爲無稽者不信；不信，必反覆參證而後卽安；以故胸中所得，皆破出傳注重圍。』

采余廷樞戴東原先生事略見國朝耆獻類徵百三十一

其播教四方，傳於北，有曲阜孔廣森臬軒樓霞郝懿行蘭臯。傳於南，有金壇段玉裁懋堂高郵王念孫懷祖。段玉裁

闡揚師說，窮微極博，撰說文解字注，因字形以說字音字義，謂「說文爾雅相爲表裏；治說文而後爾雅及傳注明；說文爾雅及傳注明而后謂之通小學，而后可通羣經之大義。」而於是漢學之機括以發！王念孫精深古訓，乃別出機杼而撰廣雅疏證一書，『謂訓詁之指，本於聲音；』就古音以求古義擴充於說文爾雅之外，無所不達；傳其學以授於子引之伯申，而於是休寧之門戶始大！郝懿行爲爾雅義疏，乃不憚繁詞，以闡發字借聲轉之義；正名辨物，旁箋子史，併爲休寧法嗣。獨孔廣森雖從戴震學，而工駢文，說公羊，不類休寧樸學面目！其間段氏王氏最能光大震學；世稱戴段二王而高郵王氏父子尤以樸學精識誼正經傳，旁及諸子，裒然爲乾嘉大師，以追休寧戴氏，駢稱曰休寧高郵之學。特是休寧傳治經訓，而高郵旁及

諸子蓋高郵之學，由名物訓詁以通大義，出皖派師法，而別開蹊逕；猶吳派之別出嘉定也。德清愈樾曲園瑞安孫詒讓仲容餘杭章炳麟太炎皆衍高郵而有大名！及其蔽也碎義逃難！『於是專求古人名物制度訓詁書數，以博爲量，以闕隙攻難爲功；枝之獵而去其根，細之蒐而遺其鉅！』采姚鼐贈錢獻之序見續古文辭類纂卷十二風氣所鼓而不知偏之爲害；雖有大力莫之敢逆也。獨章學誠生當舉世溺於訓詁音韻名物度數之時；謂『君子學以持世，不宜以風氣爲輕重；』家書五見章氏遺書卷九文史通義外編三治學蘄於明道。立言必有宗旨。言道之不離於事，將以實事求是，砭宋儒之空。明經之不外於史，亦以疏通致遠，掇漢學之碎。理貴實證，言不離宗，又推其說，施之於一切立言之書，而條其義例，比於子政，辨章舊聞，一人而已！大抵『章氏之學其縝密繁博，或不逮休

寧高郵諸儒遠甚！卽其文事僂蔓，亦不如孔廣森之淵雅；然識足以甄疑似，明正變，提要挈綱，卓然有以見夫經史百家之支與流裔而得大原；則有非休寧高郵諸儒所能諦言者！蓋休寧高郵諸儒之學精於覈；而章氏之學則善於推。休寧高郵諸儒之學譎於析；而章氏之學則密於綜。休寧高郵諸儒所用以爲學之術徑，惟章氏能會其通；亦惟章氏能匡其蔽！采劉承幹章氏遺書序休寧高郵諸儒之學旣世學者承襲，寔成風會，破壞形體，支離大道，而所以議章氏者且百端。君子則以章氏之召世疾也，蓋有五焉：何則？『爲休寧高郵之學者，憑據佐驗，得一孤證，卽可間執承學之口，而不必問其全書宗旨之如何；不通，則引伸段借以說之；又不通則錯簡衍文以遷就之。爲章氏之學，則每立一例，必穿穴羣籍，總百氏之所擇，而我乃從而管之』

。故爲章氏之學也拙；而爲休寧高郵之學也巧！人情喜巧而惡拙。一也，爲休寧高郵之學者，勞於目治，逸於心獲，但使有古類書字學書數十種，左右鈎稽，一目可以得三四條。爲章氏之學，則其立義也探賾甄微；徬徨四顧，有參考數年而始得者；亦有參考數十年而始得者；及其得也，適如人所欲言，則人之視之也亦與常等矣！故爲章氏之學也難；而爲休寧高郵之學也易！人情趨易而避難。二也。爲休寧高郵之學者，嚴絕勦說，故必引据成文；往見時賢解經之書，王伯申說，段茂堂說，開卷爛然：非是則人以爲陋；爲章氏之學則不然！有櫟括成文者焉；亦有不必櫟括成文者焉；同不是，異不非，惟義之與比；放之四海而準，公之四達之衢而人不能竊！故爲章氏之學也約，而爲休寧高郵之學也博！人情尚博而鄙約。三

也。爲休寧高郵之學者，意主疏通以求是；解一名，詳一訓，雖繁殺殊科，而其義也，皆有所底。爲章氏之學，則規渠誠設，其運無乎不在；有略引其端以俟好學深思之自反者；有泛稱廣譬驗之造述而後確者；雖復節目有疏落，援考有舛謬，而正無害其大體。故爲章氏之學也虛；而爲休寧高郵之學也實！人情誕虛而夸實。四也。抑又有其可異者！爲休寧高郵之學者，以墨守爲宗；再傳而後，疲精許鄭，至甘以大義微言，拱而讓之宋儒；侯程朱者，憲其不我牴牾也，則往往援之以自重。爲章氏之學，則務矯世趨；羣言彂列，必尋其源而遂之於大道，雖以舉世所鄙棄之鄭樵，舉世所皆毀之象山陽明，章氏揚權所及，亦且時時稱道焉。章氏以不黨救黨，而守門戶者以爲黨！章氏以不褒治衰，而昧則識者以爲衰！故爲章氏之

學也逆風會；而爲休寧高郵之學也順風會。逆則不樂從；順則人人皆驚之。五也。雖然，學之爲術，有統有宗，必倫必脊；或治其分；或攬其總；雖相迕而實相濟，譬則振裘然；章氏挈其領；而休寧高郵諸儒則理其氄。爲章氏之學，而不以休寧高郵精密徵實之術佐之；憑臆膚受，其病且與便詞巧說者相去不能以寸！」采張爾田章氏遺書序而爲休寧高郵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全，不該不偏，一曲之士也！倘無章氏以持其後，則判天地之美察。古人之全，道術將爲天下裂矣！昔者孔子問于子貢曰：『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對曰：『然！非歟？』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大抵爲休寧高郵之學者，所謂『多學而識之』者也；而章氏則『一以貫之』者也。方當讓清乾嘉之世，休寧高郵之學旣稱極盛；而異議亦起，

大要不出三派：其一爲桐城派之文學；姚鼐方東樹其選也。其一爲浙東派之史學；章氏及邵晉涵其著也。其一爲常州派之經學；莊存與劉逢祿其桀也。大抵桐城浙東以宋學爲根柢；而常州則以西京張門戶。桐城浙東以大義爲導揚；而常州則以微言恣詭誕。大義者，君子中庸之道，愚夫可與知能也。微言者非常可怪之論，夫子之所罕言也。孔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常州旣以素隱行怪不饜人意。桐城復以淺見寡聞詒譏儒林。獨章氏疏通知遠，闡揚書教，以起爲浙東開山之祖，謹爲尋其派絡，條其流別，以著於篇；而爲讀章氏書者知人論世之資焉。

叙

章氏名學誠，字實齋，浙江會稽人；乾隆戊戌進士，官國

傳

子監典籍。其先世由浦城遷居山陰，再徙而籍道墟稱道墟

，章氏；

見章氏遺書卷二
十三家譜雜議

後又自道墟遷居紹興府城，至學誠蓋百年矣

。見章氏遺書卷二十
八仲賢公三世像記

父鏞，字驥衢，號勵堂；乾隆壬戌進士，官湖北應

城知縣。少孤，憲讀書，而家貧不能購書，則借讀于人；隨時手筆

記錄，孜孜不倦，晚年彙所筭記，殆盈百帙。嘗得鄭氏江表志及五

季十國時雜史數種，欲鈔存之，嫌其文體破碎，隨筆刪潤，文省而

義意更周，仍其原名，加題爲筆氏別本。又喜習書，繕五經文，作

方寸楷法，尤喜毛詩小戴氏記，凡寫數本，手不知疲；嘗恨爲此二

事所牽，不得專意筭錄所未見書。每還人所借，有割未竟者，悵悵

如有所失。蓋好且勤也如是。然聚書無多，仕官所歷，隨身三數千

卷

見章氏遺書卷二十二
卷雲山房乙卯藏書自記

最重餘姚邵廷采念魯思復堂文集。廷采嘗及事

同邑黃宗羲黎洲，講肄宗陽明，而學問則貫串羣史；蓋衍浙東學術

之緒。浙東學術語詳章氏遺書卷二文史通義內篇二而爲鑑家學之所自出也。見章氏遺書卷九文史通義外篇三家書三

浙東學術，始餘姚黃宗羲，蓋出山陰劉宗周蕺山之門，而開鄞縣萬斯大充宗斯同季野兄弟經史之學；再傳而得鄞縣全祖望謝山，三傳而得餘姚邵晉涵二雲，皆以史學有聞于當世；而晉涵，廷案從孫，與學誠驩好。學誠之學，可謂集浙東學術之成者焉；其好學深思，于史學蓋有天授，壹本之于父鑑。鑑嘗辦史記索隱，謂十二本紀法十二月，十表法十干諸語，斥其支離附會。而學誠時年未弱冠，亦議鄧氏函史上下篇卷，分配陰陽老少爲非；特未能遽筆爲說耳；見亦
章氏遺書卷九文史通義外篇三家書三然幼而多病，一歲中，銖積黍計，無兩月功；資又椎魯，日誦纔百餘言，猶汲汲不中程；十四受室，尙未卒業四子書！見章氏遺書卷二十二文史通義外篇三家書三
見章氏遺書卷二十二文史通義外篇三家書三顧拙于記誦，神于解會。初鑑之聚徒授經也，評

點詩文，爲及門稱說。深闢郵塾傳本之膠執訓詁；獨究古人立言宗

旨。見章氏遺書卷九文史通義外篇三家書三

聽者罕會！而學誠尙爲羣兒嬉戲左右，聞父言

，則私心稱喜決疑質問，間有出成人擬議外者！

見章氏遺書卷二十二文集七與族孫汝楠論學書

年十六，侍鑣應城官舍，童心未歇，從學于江夏柯紹庚公望；紹庚

工書，善舉業，而學誠則無意于應舉文，獨好爲詩賦，紹庚意以爲

恨；曰：『文無古今，期于通也。時文不通，詩古文辭，又安能通

耶？』顧學誠不屑其言！春秋佳日，賓從聯騎出遊，歸必有所記述

，見者相與歎賞；學誠益喜自命！

見章氏遺書卷十七文集二柯先生傳

又取春秋左氏傳刪

節事實。鑢見之乃誨曰：『編年之書，仍用編年刪節，無所取裁；

曷用紀傳之體分其所合？』于是力究紀傳之史，而辨析體例；

見章氏遺

書卷九文史通義外編三家書三

日夜鈔錄春秋內外傳及衰周戰國子史輒復以意區分，

編爲紀表志傳，作東周書凡百餘卷；

見章氏遺書卷九文史通義外編三家書六又卷二十二文編七與族孫汝楠論學書

自命史才，大言不遜！然於文字承用轉辭助語，猶未嘗得一當也。

見章

氏遺書卷十七文集二柯先生傳

自以讀書當得大意；方年少氣銳，專務涉獵，四部九

流，泛覽不見涯涘；好立議論，高而不切，攻排訓詁，馳騫空虛；

蓋未嘗不憫然自喜！獨怪休寧戴震東原振臂而呼曰：『今之學者無

論學問文章，先坐不曾識字！』既駭其說，就而問焉？震麀之曰：

『予弗能究先天後天河洛精蘊，即不敢讀元亨利貞。弗能知星躔歲

次天象地表，即不敢讀欽若敬授。弗能辨聲音律呂，古今韻法，即

不敢讀關關雎鳩。弗能考三統正朔周官典禮，即不敢讀春王正月。

『學誠聞震言則大媿。

見章氏遺書卷二十二文集七與族孫汝楠論學書

徒以天性高朗，沈潛不足

；故於訓詁考質多所忽略，而神解精識，乃能窺及古人所未到處！